

# 腊月二十三糖瓜粘

□李永辉

我的老家在石家庄往东北一百多里的村子里。那时候，一进腊月，年的脚步就听得真真的了。而腊月二十三，就是这脚步声响起来的第一天。这一天，村里人不叫“小年”，都郑重其事地说：“今儿个，祭灶。”

祭灶是件顶严肃又顶温暖的事。黄昏时分，父亲会扫净灶台，请出那张被烟熏火燎了一整年的灶王爷像。像两边的对子，字迹都模糊了，但意思人人都懂：“上天言好事，回宫降吉祥”。母亲则摆上几样简单的供品，最要紧的，就是那一碟糖瓜。

糖瓜是赶集买来的。腊月里，像县城那样的大集，人山人海，货摊能排出一公里远，热闹非凡。卖糖瓜的摊子不用吆喝，那股子甜丝丝的、带着焦香的麦芽糖味儿，就是最好的招牌。糖瓜圆滚滚、胖乎乎的，外面洒着一层白芝麻，像个南瓜，硬邦邦地码在箩筐里。它和现在的糖果不一样，主要用麦芽熬成，甜得厚道，也粘得实在。奶奶总说，这是给灶王爷准备的“封口糖”，让他吃了之后，嘴也甜了，心也甜了，到了玉皇大帝那儿，光拣着咱们家的好事说。

仪式其实简单，父亲点上三炷香，对着灶王像作个揖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大抵是请老人家多担待、多美言。我们小孩便屏息躲在大人身后，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那碟糖瓜。心里知道，等香火燃尽，灶王爷“吃”过了，这些甜滋滋的念想，就会落到我们肚子里。

终于等到仪式结束，母亲笑着把糖瓜分给我们。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“嘎嘣”一声，先是脆，随即那糖就在嘴里软化了，变成一股极具黏性的、浓郁的甜，牢牢地裹住牙齿。你得用力咂摸，用舌尖去顶，那甜味和着芝麻香，才一点点地化开，慢悠悠地往心里钻。那种甜，是有趣的，带着一种“对抗”的乐趣，仿佛自己也参与了一场和神仙的小小“密谋”。

后来，我到外地读书，有一年寒假赶紧慢慢赶，到大年三十才回到家。一进厨房，看见簇新的灶王爷像已经贴好了，两边还是那副红纸黑字的对子。母亲有些遗憾地说：“二十三没赶上，给你留的糖瓜，都快化没了。”我捏起一块已经有些发软的糖瓜放进嘴里，它黏糊糊地贴在口腔里，那股熟悉的、粗粝的甜，瞬间把我拉回了每一个在灶膛边守候的黄昏。那一刻我忽然觉得，祭灶祭的或许不只是一尊神仙，更是我们对家庭圆满、日子平安的那份笨拙而虔诚的祈愿。而在冀中平原的无极、定州一带，小年的习俗还有围

坐吃饺子、商量年事的讲究——团圆的意义，从这天起便已悄然酝酿。

如今，我在城市的楼房里，厨房干净明亮，用的是燃气灶，没有灶台，更找不到贴灶王像的地方。灶王爷似乎真的“失业”了。超市里能买到各式各样精致的糖果，巧克力、奶糖、水果软糖，它们甜得标准，甜得毫不费力，却再也粘不住任何东西，也粘不住我对一个日子的期盼。

前些日子，听说郊县大集上还有卖传统糖瓜的，我特地开车去找。果然在集市角落找到了，包装朴素，价钱也便宜。我买了一大包回来，拆开一颗放进嘴里。还是那样的脆，那样的粘牙，工艺或许更好了。可是，嚼着嚼着，我却觉得，它只剩下了“甜”本身。那甜味后面，没有黄昏时分炊烟的背景，没有父母轻声的祷告，也没有一群孩子眼巴巴等待分享的炽热目光。它终究只剩了糖的本质，却再无当年的烟火气与仪式感。

我终于明白了，那粘住灶王爷嘴巴的麦芽糖，真正粘住的，是一段热气腾腾的旧时光，是一家人围炉夜话的烟火气，是人们对未来简单的相信与敬畏。如今，糖瓜易得，而那个需要我们用甜蜜去“贿赂”神明、以求心安的年，那个仪式感大于内容的、朴素的年，却像灶王爷画像上腾空的青烟，渐渐地，散了，远了。

“二十三，糖瓜粘。”这句童谣还在流传，可糖瓜粘住的东西，终究是不同了。



二十三·糖瓜粘

## 故冬多情似故人

□汪小科

常年在外打拼的我，伫立于高楼林立的繁华都市，穿行于车水马龙的热闹大街，已习惯被“热岛效应”包围。每到夜深人静时，关于故乡冬天的印象才会在脑中隐隐浮现出来……

故乡的冬天很冷，凛冽的寒风刮得落叶沙沙作响。突然，某个夜里，片片雪花就会打着旋儿从天而降。一觉醒来，推窗而望，屋外已是玉树琼枝，银装素裹。故乡的冬天可不像城市，下雪后受人流、车流和除雪措施影响，积雪融化得格外快。在故乡，化雪是个漫长的过程，还伴随着更强的寒潮来袭。这时，河面上已经结冰。雪地上常会留下我和小伙伴们深深浅浅的脚印，从家门口一直通向河边。到了河边，我总是第一个拿起铁锹在河面上敲击。敲到河面上有了裂口、有了洞口，我们才在鱼钩上挂鱼饵，缓缓投入河中。等到有鱼儿上钩了，就将它们迅速拽出河面，收入囊中。

钓到些小鱼后，我们捡上树枝残叶，就在野外燃起了篝火。围着火堆烤着烤着，身上就暖和了。在我们说说笑笑，打打闹闹间，鱼儿已被熏得滋滋冒油，还升腾起一股浓香味。我们边吃边聊，浓浓的烧烤香和着我们的欢笑声，在原野上久久回荡。即使天寒地冻，吃得满嘴草木灰，我们也很满足。直到天色渐暗，我们才恋恋不舍地回家。到家后，母亲关切地问我：

“在外面冻坏了吧？赶紧把湿漉漉的鞋袜脱下来，到火盆边烤烤！”待我在火边又暖下来，母亲也从厨房里端出了热气腾腾的饭菜。随着她的一声“开饭啦！”我的暖意和惬意更浓了，这冬天也没多冷了。

而这一波接一波的暖意背后，是母亲的辛苦劳作和负重前行。除了照顾一家人的起居饮食，家里家外的很多事也都靠母亲张罗。寒冬腊月，天刚蒙蒙亮，母亲就在堂屋里生起了火盆。从前，家里没有冰箱，母亲就把屋外的积雪一点点铲进后院的缸里，然后将一些菜和肉放进缸内保存，这些储备粮能一直吃到来年开春。有自家种的长势喜人的青菜，或自家腌的成色不错的腊味，她就会挑到村里的集市上去卖，挣点儿钱补贴生活。那时的冬天，雪地上总会留下母亲深深浅浅的脚印，从家门口一直通向村口集市……母亲勤劳肯干，有条理、有担当，让家的冬天始终暖意融融，从不显得冷清。

后来，我渐渐长大，带着各种理想走出了故乡，走进了大都市。故乡的雪地里，也曾留下过我深深浅浅的脚印，从家门口一直通向远方。我以为我走出了年少时光，走出了有母亲的冬天。但每当我在异乡过冬时，见到完全不同于旧时的冬日景象，就会想起故乡那寒暖交织，有趣有盼的冬天。回忆起母亲时，心头就会绽放出一朵朵雪绒花，温润着我的心房，让我在刚硬的城市中留下柔韧有余的脚印，迈向一个又一个来年春潮。

## 忆故乡的年

□焕之

在老家，腊月真正的味道，是从一碗粥里漫出来的。初八那日，天麻亮，母亲就着星光在灶下忙碌。红枣、赤豆、莲子、薏米……那些平日收在储物罐里的干瘪种子，此刻在清水中渐渐苏醒、吸水膨胀。粥在铁锅里咕嘟着，甜糯的蒸汽顶起锅盖，将整个灶间熏成一片暖和的朦胧。这粥是要先敬天地祖宗的，母亲舀出最稠的一碗，供在堂屋的案上，热气笔直地上升，像一根纤细的、通往旧年时光的梯子。我们眼巴巴望着，直到那股热气散尽了，才捧起属于自己的一碗，一口下去，五脏六腑都被熨帖得服服帖帖——年，真的就站在门槛外了。

接着便是两桩“年事”：磨豆腐与蒸馒头。石磨的呜咽声要响彻一个通宵，黄豆的魂魄在磨缝里化作乳白的生浆，哗哗流进木桶，再细细滤过。点卤是最紧要的关口，父亲此时会洗净双手，神色凝重，像学堂里批阅文章。卤水下去，那混沌的一片便倏地分出了清浊，云朵般的豆花凝起来，母亲拿葫芦瓢轻轻一压，便是水灵灵一块白玉。

蒸馒头则更热闹，几家人合了伙，在各家的灶台上轮番作战。面团在妇人们的手中听话地翻身、膨胀，出笼时，屋瓦上的寒霜似乎都被那喷薄的热气融化了。馒头要点红，用筷子头蘸了胭脂，在圆鼓鼓的顶上一按，像一颗颗欢喜的心跳。

这些热闹，仿佛都与父亲无关。他的战场在堂屋的八仙桌上。腊月二十往后，前后三庄的乡亲，胳膊窝下夹着红纸，便陆续登门了。父亲是镇中学的先生，写一手好欧体。他将袖子挽起，露出清瘦的手腕。我便成了唯一的书童，折纸格、磨香墨。父亲提起笔，吸饱了，然后悬腕，落笔。那笔尖仿佛有千钧重，又仿佛轻若无物。至今我还记得，应景的联有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，一个个方正饱满的字，从笔端流淌而出，带着新鲜的、清冽的墨香。屋子里安静极了，只有毛笔擦过红纸的“沙沙”声，和围观乡亲们屏住的呼吸。写好的对联要晾在搭好的竹竿上，一片一片的红，映着土墙，像把晚霞裁碎了，铺满了人间。我负责将晾干的对联卷起，用细麻绳捆好，墨未干透的，还得小心提着边角。那浸入纸背的墨，有时会染黑我的指尖，好多天都洗不净，我便举着那手指，觉得自己也分得了些文化的庄重。

真正的年，是在无声的雪片里降临的。大年三十的黄昏，雪往往下得紧了，无声地覆盖着屋瓦、草垛和蜿蜒的小路。堂屋里的八仙桌被拖到中央，冷盆热炒，一点点摆满了。最中央，是一碗红烧青鱼，尾巴要翘出碗沿，寓意“年年有余”。开席前，父亲领着我们供桌前焚香、磕头，请祖先们也回来“吃”这顿团圆饭。饭菜其实年年相似，但那一夜的灯火似乎格外亮，大人们的话似乎格外多，连平时严厉的父亲，脸颊上也泛着少见的、柔和的红光。

饭后便是守岁。炭盆里的火烧得旺旺的，映着每个人脸上倦怠而兴奋的光。我们小孩是熬不住的，眼皮沉沉地打架。母亲便说：“去试试新衣裳吧。”就这一句，所有瞌睡都惊跑了。将簇新的棉袄棉裤贴身穿上，布料硬挺挺的，带着阳光和米浆的香味，摩擦着皮肤，激起一阵奇异的战栗。性子急的，早已蹬拉着新棉鞋，“咯吱咯吱”踩着雪，溜到邻家比看去了。整个庄子上，二三十个孩子，像一夜之间冒出的新鲜蘑菇，在雪光与灯光的交错里，争相炫耀着各自的“财宝”。压岁钱是用红纸封着的，薄薄的一张角票，捏在手里，却觉得拥有了整个世界。这一夜，再顽皮出格，大人也只是笑骂一句“皮猴子”，那根时常悬在头顶的“教训”，被这浓得化不开的“年”暂时没收了。

大年初一，大人们开门互道“恭喜”，声音里透着清亮。我们则像一股股快乐的溪流，涌向每一户人家。门槛跨进去，脆生生喊一句“奶奶，恭喜发财！”一把炒得喷香的花生，或是几颗难得的水果糖，便塞满了口袋。嘴里甜着，心里满着，觉得这富足，可以延续一整年。

如今，我离开那个泰安古镇已近半个世纪。城里的年，精致，丰盛，却总像隔着一层透明的玻璃。只有偶尔，在梦中，我还会回到那间墨香与浆糊气混杂的堂屋，看见父亲悬腕挥毫的侧影，听见母亲在灶下，用那柄铁勺，不紧不慢地搅动着，一锅越来越稠、越来越暖的时光。醒来时，唇齿间仿佛还留着腊八粥那甜而微涩的滋味——那是真正属于我的，永不落幕的年的余韵。